#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地理志第四十三

地理六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燕山府路

廣南東路府一肇慶州十四廣韶循潮連梅南雄英賀封新康南恩惠縣四十三南渡後府三肇慶德慶英德州十一廣韶循潮連封新南恩梅雄惠紹興三十二年

户五十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七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四

廣州中都督府南海郡清海軍節度開寶五年廢咸寧番禺蒙化游水四縣大觀元年升為帥府舊領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兼本路經畧安撫使元豐户一十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一貢胡椒石髮糖霜檀香肉豆蔻丁香母子零陵香補骨脂舶上茴香没藥没石子元豐貢沉香甲香詹糖香石斛龜殼水馬鼊皮藤簟縣八南海望縣隋後

改常康開寶五年復番禺上開寶中廢入南海皇祐三年復置有銀爐鐵場增城中清遠中有大富銀場靜懐集中有大利銀場東莞中下開寶五年廢入增城六年復置有桂角等三銀場靜康等三新會下有千歲錫場信安定鐵場錢糾鉛場鹽場海南黄田等三鹽柵海晏等六鹽場

下本義寧縣開寶五年廢入新會六年復置太平興國初改信安熙寧五年省為鎮入新州新興縣元祐元年復為縣紹聖元年復省為南渡後無信安增縣一香山鎮後復為縣還隷廣州

紹興三十二年以東莞香山鎮為縣

韶州中始興郡軍事元豐戶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八貢絹鍾乳縣五曲江望有永通錢監靈源等三銀場中子銅場翁源望有大湖銀場大富

場樂昌中有黃坑等二銀場太平鉛場仁化中開寶五年廢入樂昌咸平三年復置有大衆多田二鐵場多寶鉛場建福宣和三年以岑水場析曲江翁源地置縣南渡後無建福增縣一乳源乾道二年析曲江之樂昌依化鄉於州頭津置監一永通

循州下海豐郡軍事元豐戶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二貢絹藤盤縣三龍川望有大有鉛場宣和三年改龍川曰雷江紹興元年復舊興寧望晉縣天禧三年移治長樂有夜明銀場長樂上熙寧四年析興寧縣置有羅胡等四錫場

潮州下潮陽郡軍事元豐戶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貢蕉布甲香鮫魚皮縣三海陽望有海門等三砦三河口鹽場豐濟銀場橫衡等二

錫場潮陽中下本海陽縣地紹興二年廢入海陽八年復揭陽宣和三年割海陽三鄉置揭陽縣紹興二年廢入海陽八年復仍移治吉帛村是謂三陽

連州下連山郡軍事元豐戶三萬六千九百四十三貢芧布官桂元豐貢鍾乳縣三桂陽望有同官銀場陽山中有銅坑錫場連山中紹興六年廢為鎮十八年復

梅州下軍事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熙寧六年廢元豐五年復宣和二年賜郡名義安紹興六年廢州為程鄉縣仍帶程江軍事十四年復為州元

豐户一萬二千三百七十貢銀布縣一程鄉中有樂口錫場石坑鉛場龍坑鐵場

南雄州下本雄州軍事開寶四年加南字宣和二年賜郡名保昌元豐户二萬三百三十九貢絹縣二保昌望始興中舊隸韶州開寶四年來隸

英德府下本英州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曰貢陽慶元元年以寧宗潛邸升府元豐户三千一十九貢紵布縣二貢陽望有鍾峒銀場禮平銅場浛光上開寶四年自廣州隸連州六年自連州來隸有賢德等

三銀場

賀州下臨賀郡軍事開寶四年廢蕩山封陽馮乘三縣本屬東路大觀二年五月割屬西路戶四萬二百五貢銀縣三臨賀緊有大平銀場富川上桂嶺中南渡後屬廣西路

封州望臨封郡軍事本下郡大觀元年升為望郡紹興七年省州以二縣隸德慶府十年復舊元豐戶二千七百七十九貢銀縣二封川下開建下開寶五年廢入封川六年復置

肇慶府望高要郡肇慶軍節度本端州軍事元符三年

升興慶軍節度大觀元年升下為望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元豐戶二萬五千一百三貢銀石硯縣二高要中有沙利銀場浮蘆鐵場四會中舊隸廣州熙寧六年來屬有金場銀場

新州下新興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平興縣元豐戶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一貢銀縣一新興中咸平六年移治州城西

德慶府望本康州晉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及悅城晉康都城並入端溪以隸端州尋復為州大觀四年升為望郡紹興元年以高宗潛邸升為府十四年置永慶

軍節度元豐戶八千九百七十九貢銀縣二端溪下有雲烈錫場瀧水下舊隸瀧州州廢以縣來隸有羅磨護峒二銀場

南恩州下恩平郡軍事舊恩州開寶三年廢恩平杜陵二縣慶歷八年以河北路有恩州迺加南字元豐戶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四貢銀縣二陽江中有海口海陵博臘遂訓等四砦有錫場陽春下熙寧六年廢春州併銅陵縣入陽春來隸有欖徑鐵場

惠州下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博羅元豐戶六萬一千一百二十一貢甲香藤箱縣四歸善中有阜民錢監酉平流坑二銀場永

吉信上永安三錫場三豐鐵場淡水鹽場海豐下有雲溪楊安勞謝三錫場古龍石橋二鹽場河源緊有立溪和溪永安三錫場博羅中有鐵場

廣南西路大觀元年割融柳宜及平允從庭孚觀九州為黔南路融州為帥府宜州為望郡三年以黔南路併入廣西以廣西黔南路為名四年依舊稱廣南西路州二十五桂容邕融象昭梧滕龔潯柳貴宜賓橫化高雷欽白鬱林廉瓊平觀軍三昌化萬安朱崖縣六十五南渡後府二靜江慶遠州二十容邕象融昭梧藤潯貴柳

賓橫化高雷欽廉賀瓊鬱林軍三南寧萬安吉陽紹興二十二年戶四十八萬八千六百五十五口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二

靜江府本桂州始安郡靜江軍節度大觀元年爲大都督府又升爲帥府舊領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兼本路經畧安撫使紹興三年以高宗潛邸升府寶祐六年改廣西制置大使後四年廢復爲廣西路經畧安撫使元豐戶四萬六千三百四十三貢銀桂心縣十一臨桂緊嘉祐六

年廢慕化縣入焉　興安望唐全義縣晉置溥州乾德元年州廢太平興國初改今名　靈川望

荔浦望　永福下　脩仁中熙寧四年廢脩仁縣為鎮入荔浦元豐元年復　義寧中下

本義寧鎮馬氏奏置開寶五年廢入廣州新會六年復置　理定下　古下　永寧中唐豐水縣熙

寧四年廢為鎮入荔浦元祐元年復　南渡後無永寧縣

容州下都督府普寧郡寧遠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欣道

渭龍陵城三縣元豐戶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六貢銀珠

砂縣三　普寧上開寶五年廢繡州以常林阿林羅繡三縣並入焉　陸川中開寶五年廢順州

省龍豪溫水龍水南河四縣入焉九年移治公平淳化五年又徙治於舊溫水縣　北流中開寶五年廢

高禺州以裁石扶萊羅辨陵城四縣地入焉

邕州下都督府永寧郡建武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思龍三縣大觀元年升為望郡紹興三年置司市馬于横山砦以本路經畧安撫總州事同提點買馬專任武臣隆興後文武通差寶祐元年兼邕宜欽融鎮撫使元豐户五千二百八十八貢銀縣二宣化下景祐二年廢如和縣入焉武緣下景祐二年廢樂昌縣入焉砦一太平舊領永平太平古萬横山四砦元豐九域志止存太平一砦金場一鎮乃年置熙寧六

羈縻州四十四縣五

洞十一忠州涷州江州萬丞州思陵州左州思誠州譚州渡州龍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上思州禄州石西州思浪州思同州安平州員州廣源州勸州南源州西農州萬崖州覆利州温弄州及武黎縣羅陽陀陵縣永康縣武盈洞古甑洞憑祥洞鐏峒卓峒龍英洞龍聳洞徊洞武德洞古佛洞八𨈏洞並屬左江道思恩州鵝州思城州勸州歸樂州武峩州倫州萬德州蕃州昆明州婪鳳州侯唐州歸恩州田州功饒州歸城州武籠州及龍川縣並屬右江道初安平州曰波州皇祐元年改元祐三年又改懐化洞為州

融州融水郡清遠軍節度本軍事州大觀二年升為帥府三年罷帥府賜軍額又升為下都督府崇寧元年置武陽砦羅城堡二年置樂善砦廢羅城堡四年即融水

縣王口砦置平州政和元年廢平州仍為王口砦與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來隸尋復故紹興四年復廢平州為王口砦觀州為高峯砦元豐户五千六百五十八貢金桂心縣一融水中開寳五年置羅城縣熙寧七年廢武功羅城二縣為鎮來隸砦一融江南渡後增縣一懷遠下紹興四年州廢復為砦來隸十四年復為縣有臨溪文村潯江三堡高峯砦羈縻州一樂善州

象州下象郡景德四年升防禦景定三年徙治來賓縣之蓬萊元豐户八千七百一十七貢金藤器穗子縣四

陽壽中下來賓中下舊隸嚴州州廢來屬開寶七年又以廢嚴州之歸化入焉武化下熙寧七年廢武化縣入來賓元祐元年復武仙下南渡後無武化縣

昭州下平樂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永平縣元豐戶一萬五千八百八十貢銀縣四平樂中大中祥符元年移治州城東立山中熙寧五年廢蒙州以連區蒙山二縣入焉龍平中開賢五年廢富州以縣來隸又以思勤馬江入焉熙寧八年又隸梧州元豐八年復來隸太平興國元宣和中改昭平淳熙六年復今名恭城下年徙治于北鄉龍渚市景定五年復舊

梧州下蒼梧郡軍事元豐戶五千七百二十貢銀白石

英縣一蒼梧下熙寧四年省戎城縣為鎮入蒼梧

藤州下感義郡軍事開寶三年廢寧風感義義昌三縣元豐户六千四百二十二貢銀縣二鐔津中岑溪下熙寧四年廢南儀州為縣隸州

龔州下臨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陽川武陵隨建大同四縣政和元年州廢隸潯州三年復紹興六年復廢仍隸潯州元豐户八千三十九貢銀縣一平南中開寶五年以思明州之武郎來屬嘉祐二年廢武郎縣入焉

潯州下潯江郡軍事開寳五年廢皇化縣省又廢州以桂平隷貴州六年復置元豐户六千一百四十一貢銀縣一桂平下

柳州下龍城郡軍事咸淳元年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豐户八千七百三十貢銀縣三馬平中洛容中嘉祐四年廢象縣入洛容柳城中梁龍城縣景德三年改

貴州下懷澤郡軍事元豐户七千四百六十貢銀縣一鬱林中下隋鬱平縣開寳四年改

慶遠府下本宜州龍水郡慶遠軍節度舊軍事州景祐三年廢崖山縣宣和元年賜軍額河池縣不詳何年併省咸淳元年以度宗潛邸升慶遠府元豐户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三貢生豆蔻草豆蔻元豐貢銀縣四龍水上淳化五年以柳州洛曹來隸嘉祐七年廢入龍水熙寧八年二月廢羈縻懷遠軍古陽縣為懷遠砦迷昆縣為鎮并思立砦並入焉有懷遠思立二砦後改宜山天河下大觀元年六月以天河縣并德謹砦堰江堡隸融州靖康元年九月復來隸有德謹一砦忻城中下慶歷三年以羈縻芝忻歸思紆等州地置縣思恩下熙寧八年自環州來隸徙治帶溪砦省鎮寧州禮丹縣入焉元豐六年復徙舊治有普義帶溪鎮寧三

砦南渡後增縣一河池下有銀場羈縻州十軍一監二溫泉州環州鎮寧州領縣二蕃州金城州文州蘭州領縣三安化州領縣四迷昆州智州領縣五懷遠軍領縣一又有富仁富安二監舊領思順歸化二州慶歷四年併入柳州馬平縣

賓州下安城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琅琊石城二縣以領方隸邕州六年以領方復置州元豐戶七千六百二十貢銀藤器縣三領方下遷江中本邕州羈縻州天禧四年置上林中下開寶五年自邕州來屬廢澄州止戈賀水無虞入焉

橫州下寧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樂山從化二縣又以

廢鑾州永定來屬元豐户三千四百五十一貢銀縣二

寧浦下永定下開寶六年廢鑾州武羅靈竹二縣入焉熙寧四年省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後更名永享

化州下陵水郡軍事本辯州太平興國五年改開寶中廢陵羅縣元豐户九千三百七十三貢銀高良薑縣二

石龍下吳川下本屬羅州州廢開寶五年來隸南渡後增縣一石城乾道三年析吳川西鄉置因石城岡為名

高州下高涼郡軍事開寶五年廢良德縣景德元年併

入竇州移治茂名三年復置以二縣還隸元豐户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六貢銀縣三電白下信宜中下唐信儀縣太平興國初改信宜熙寧四年廢竇州以信宜縣來隸有銀場茂名下開寶五年自潘州來隸

雷州下海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徐聞遂溪二縣元豐户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四貢良薑元豐貢斑竹縣一海康下有冠頭砦南渡後復二縣遂溪紹興十九年復置徐聞乾道七年復置

欽州下寧越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遵化欽江内亭三縣天聖元年徙州治南賓砦元豐户一萬五百五十二貢

高良薑翡翠毛縣二靈山望有咄步砦　安遠下唐保京縣宋初改安京景德中改今名有如洪如昔二砦

白州下南昌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南昌建寧周羅三縣政和元年廢州以其地隸鬱林三年復南渡後復廢入鬱林元豐户四千五百八十九貢銀縮砂縣一博白中南渡後隸鬱林州

鬱林州下鬱林郡軍事州開寶中廢鬱平興德二縣州初治興業至道二年徙今治政和元年廢白州博白來

隸三年復置白州以博白還舊隸南渡後廢白州以博白來隸元豐戸三千五百六十四貢縮砂元豐貢銀縣二南流中下舊隸牢州州廢來隸又以廢牢州之定川宕川竇州容山懷義撫康善勞入焉興業下以廢鬱平興德入焉

廉州下合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封山蔡龍大廉三縣移州治於長沙場置石康縣太平興國八年改太平軍移治海門鎮咸平元年復元豐戸七千五百貢銀縣二

合浦上有二砦石康下本常樂州宋併為縣

瓊州下瓊山郡靖海軍節度本軍州事大觀元年以黎母山夷峒建鎮州賜軍額為靖海政和元年鎮州廢以其地及軍額來歸元豐戶八千九百六十三貢銀檳榔

縣四瓊山（中熙寧四年省舍城入焉有感恩英田塲二柵）澄邁（下開寶五年廢崖州與舍城文昌並來隸）文昌（下）臨高（下紹興初移于莫村）樂會（下唐置環以黎洞寄治南管大觀三年割隸萬安軍後復來屬）

南寧軍舊昌化軍同下州本儋州熙寧六年廢州為軍紹興六年廢昌化萬安吉陽三軍為縣隸瓊州十三年

為軍使十四年復為軍以屬縣還隸本軍後改今名元豐戶八百五十三貢高良薑元豐貢銀縣三宜倫（下 隋義倫縣太平興國初改）昌化（下 熙寧六年省元豐三年復有昌化砦）感恩（下 熙寧六年省元豐四年復）

萬安軍同下州舊萬安州萬安郡熙寧七年廢為軍紹興六年廢軍為萬寧縣以軍使兼知縣事隸瓊州十三年復為軍元豐戶二百七十貢銀縣三萬寧（下 後復名萬安）陵水（下 熙寧七年為鎮元豐三年復紹興六年隸瓊州十三年復來隸）

吉陽軍同下州本朱崖軍即崖州熙寧六年廢為軍紹興六年廢軍為寧遠縣十三年復後改名吉陽軍元豐戶二百五十一貢高良薑鎮二臨川藤橋（熙寧六年省寧遠吉陽二縣為臨川藤橋二鎮寧遠即臨川）南渡後縣二寧遠（下紹興六年復縣隸瓊州十三年復來屬）吉陽（下熙寧六年廢為藤橋鎮隸瓊州紹興六年復）

平州崇寧四年三月王江古州蠻戶納土於王口砦建軍以懷遠為名割融州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並隸軍尋改懷遠軍為平州仍置倚郭懷遠縣又置百萬

砦及萬安砦又於安口隘置允州及安口縣又於中古州置格州及樂古縣五年改格州為從州政和元年廢平州依舊為王口砦并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並依舊隸融州廢懷遠縣又廢從州為樂古砦并通靖鎮安百萬砦並撥隸允州又廢允州權留平州又權置百萬砦宣和二年賜平州郡名曰懷遠紹興四年廢平州仍為王口砦隸融州十四年復以王口砦為懷遠縣

從州廢置具平州

允州廢置同上

庭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河池縣置庭州倚郭縣曰懷德又於南丹州中平縣置砦曰靖南尋撥隸庭州大觀二年置安遠砦大觀四年廢庭州移靖南砦於廢孚州宣和五年移安遠砦於平安山置

孚州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孚州倚郭縣曰歸仁四年廢孚州及歸仁縣為靖南砦先於南丹州中平縣置靖南砦今移置此政和七年復置孚州及綏仁縣仍

移靖南砦歸舊處宣和三年復廢孚州及歸仁縣置靖南砦大觀四年隸觀州紹興四年廢靖南砦

溪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思恩縣帶溪砦置溪州四年廢

鎮州大觀元年置鎮州於黎母山心倚郭縣以鎮寧為名升鎮州為都督府賜靜海軍額政和元年廢鎮州以靜海軍額為瓊州

延德軍崇寧五年初置延德縣於朱崖軍黃流白沙側浪之間大觀元年改為軍又置倚郭縣曰通遠政和元

年廢延德軍為感恩縣昌化軍通遠縣為通遠鎮隷朱

崖軍政和六年置延德砦又以通遠鎮為砦

地州崇寧五年納土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孚州

文州崇寧五年納土大觀元年置綏南砦紹興四年廢

蘭州崇寧五年納土

那州崇寧五年納土

觀州大觀元年克南丹州以南丹州為觀州置倚郭縣

大觀四年以南丹州還莫公晟復於高峯砦置觀州紹興

四年廢觀州為高峯砦存留本門馬臺平洞黃泥中村等堡砦

隆州

兌州政和四年置隆州兌州并興隆縣萬松縣宣和三年廢隆州及興隆縣為威遠砦兌州及萬松縣為靖遠砦二州先置思忠安江鳳麟金斗朝天等五砦並廢各隸新砦仍並隸邕州

廣南東西路蓋禹貢荆揚二州之域當牽牛婺女之分南濵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有犀象瑇瑁珠璣銀銅

果布之產民性輕悍宋初以人稀土曠併省州縣然歲有海舶貿易商賈交湊桂林邕宜接夷獠置守戍大率民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職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人病不呼醫服藥儋崖萬安三州地狹户少常以瓊州牙校典治安南數郡土壤遐僻但羈縻不絕而已

燕山府路府一燕山州九涿檀平易營順薊景經縣二十宣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為名山後别名雲中府路

燕山府唐幽州范陽郡盧龍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建為南京又改號燕京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來歸宣和四年改燕京為燕山府又改郡曰廣陽節度曰永清軍領十二縣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金人復取之

析津　廣平　都市（賜名廣寧）　昌平　良鄉　潞　武清
安次　永清　三河　香河（賜名清化）　漷陰
涿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將郭藥師以州
降賜郡名曰涿水升威行軍節度縣四范陽　歸義
同安　新城（賜名威城）
檀州隋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
郡名曰橫山升鎮遠軍節度七年金人復破之縣二密
雲　行唐（賜名威塞）

平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改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宣和四年賜郡名漁陽升撫寧軍節度五年遼將張覺據州來降尋為金所破縣三盧龍賜名盧城石城賜名臨關馬城賜名安城

易州唐置雍熙四年陷于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遂武防禦縣三易水　淶水　容城

營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宣和四年賜郡名曰平盧防禦縣一都城賜名鎮山

順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

郡名曰順興團練縣一懷柔

薊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

郡名曰廣川團練七年金人破之縣三漁陽賜名平盧三河

玉田

景州契丹置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灤川

軍事縣一遵化

經州本薊州玉田縣宣和六年建為州七年陷于金

雲中府路

雲中府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號為西京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

武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金人以州來歸六年築固彊堡尋復為金人所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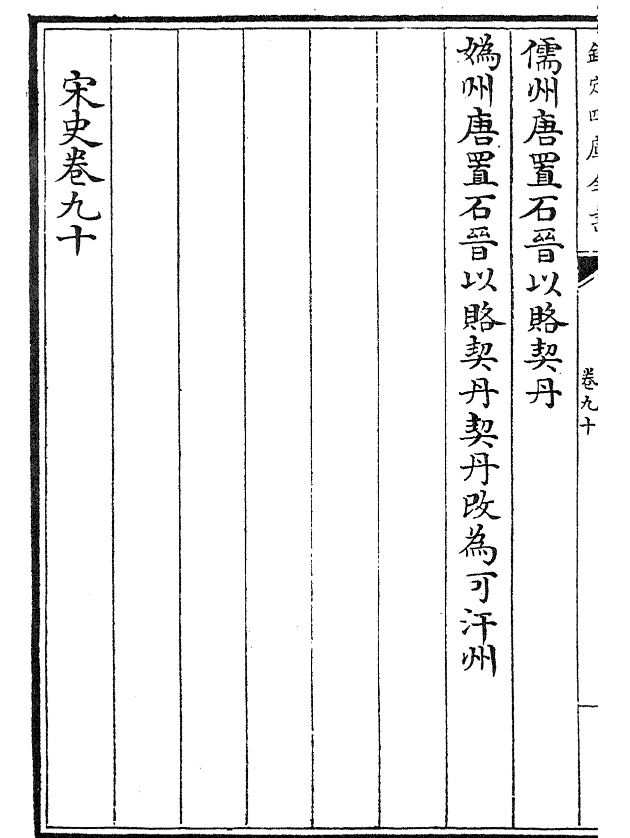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後唐置彰國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契丹將蘇京以州來降金人尋逐京復取之

朔州唐置後唐為振武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韓正以州來降金人尋逐正復取之

蔚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翊為金人所殺復取之

奉聖州唐新州後唐置威塞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在雲中府之東契丹改為奉聖州

歸化州舊毅州後唐改為武州石晉以賂契丹契丹改為歸化州







儒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

嬀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契丹改為可汗州

宋史卷九十

宋史卷九十考證

地理志六廣南東路廣州貢詹糖香○通考作蒼沉香

英德府貢陽○當作湞陽

新州廢平興縣○當作廢永順

廣南西路容州陸州注龍水○一統志作龍化

邕州太平注舊領四砦○此失遷隆一砦又羈縻州内

思城州一統志作恩城州覆利州一統志作養利州

又一統志有全茗州等史俱失載

昭州立山注連區〇一統志作逮區

梧州蒼梧注省戎城縣為鎮入蒼梧〇一統志宋改孟陵入蒼梧不止戎城也

龔州武陵〇一統志作武林

慶遠府增縣一河池〇不詳何年併省按一統志本羈縻智州宋初置河池縣隸宜州以富力縣省入大觀初即縣置庭州改縣曰懷德尋廢州復改為河池縣隸宜州元因之則宋時固未省也

宋史卷九十考證

宋史卷九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四

河渠一　黄河上

黄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為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甘思南

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勒罕東出曰齊必勒河哈呼蘭伊拉齊二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庫濟曰克特者合納琳阿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阿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

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溉

灌之利者歴叙其事而分紀之為河渠志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决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大决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决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

遂止但詔民治遥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潬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

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黄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蓺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别樹榆栁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户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蓺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是月澶州脩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

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川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

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閲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奬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

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名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陜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黄河隄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七

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遥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遥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

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啟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未幾役成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

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堤勿致壊隳違者當寘于法
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壊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
代民治之是歲廵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脈疏岸
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
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五年正月滑州
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彦鈞率兵
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
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

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壠埽四年又壞王八埽並詔發兵夫完

治之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溢為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壖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

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
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
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
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
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
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
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
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

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

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邉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壤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兖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

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刼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乗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

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七年詔罷葺遥堤以養民力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村北治之復開汶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于城西

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黄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防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

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勢
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
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
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
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動邊鄙如是
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
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
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

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

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

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頼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黄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氷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黄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

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氷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氷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谼横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掃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

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横射謂之徑穽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畧渟勢稍汩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黄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産之地仍遣使會河渠

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茭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辮竹糾茭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寛平之所為埽塲埽之制密布茭索鋪梢梢茭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茭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枭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

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偃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復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闞山子路

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城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仁宗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賙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減

水河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遂隄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横隴埽慶歷元年詔權停脩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于澶以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決口廣

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隄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乙酉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

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説舉事之始既已蒼皇羣議一揺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脩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脩虚費民財為國歛怨舉事輕脱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脩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

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歛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别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

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之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

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

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兹而發也況京東亦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毁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

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

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

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横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横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

則京東横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髙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髙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髙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縁而頓淤横隴之口亦何縁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

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

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

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
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
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
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
冀金堤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為大名恩
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
金堤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
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

奏以知澶州事李漳為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潭州
內侍都知鄧保吉為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內
殿承制張懷恩為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內侍押班王從
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
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修又奏
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
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

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畚斸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内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為器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五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

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

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兾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兾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户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卒塞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兾州棗彊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兾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

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
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内
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歷八
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
十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澁致上下
埽岸屢危今棗彊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
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
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

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在界河内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提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㑹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

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

遇𡻕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絶或於滄德堤埽未成之處決溢横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䕶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逺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濶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歩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

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脩護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

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脩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脩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脩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

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使決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脩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

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脩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己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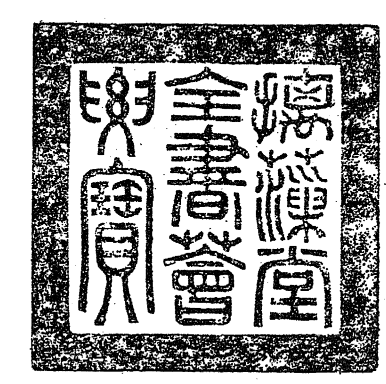
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

安可保光曰今歲創脩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茍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

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

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静五州軍境三年二月命茂則輩
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
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
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
流

宋史卷九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錫壽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九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二十 史部

宋史卷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五

河渠二 黃河中

熙寧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

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道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并脩塞第五埽決口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語執

政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
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
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
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
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
歲若復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六年四月始置
疏濬六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
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

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黄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别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

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茍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

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
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淵與通判
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
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
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
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
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
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

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
處開脩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
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
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
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
璯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
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
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畧無固護設遏漫水

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脩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彦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戸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戸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税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吴充為相十年五月滎澤河堤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是歲

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黄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脩閉八月又決鄭州滎澤於是文彦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罯無施

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熈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嶅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元豐元年四

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龎家莊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剏立生堤枉費功力惟增脩新河乃能經久詔可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

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樁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黄河岸畢工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吴小吴埽決詔外監丞司速脩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脩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跡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

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脩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脩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脩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

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脩立東西堤詔罷復計

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脩南岸於小吳口北創
脩遥堤俟將來礬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
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
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
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閒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用其說
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
為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為第二河離堤一里内為第三
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遠為第一次遠者為第二次近

一里以上為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為小吴決口所立堤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虚設巡河官毋横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内黄埽七月決大吴埽堤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濼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堤岸司兵五千併力築堤脩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

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牐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

即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禀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掞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内殊無緊流旋生灘磧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明年春宫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

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畧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吴之決既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

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竒仍請於大吳北岸脩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詔未得雨澤權罷脩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

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旣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别相視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説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右司諫王覿言河北人戸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為患三泛濫渟瀦漫無涯涘吞食民

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
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即為平陸
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
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謬望别擇人時
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兩疏言朝廷久議回
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
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彊敵景德
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

西決圍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葢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

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令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為計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黄河堙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絶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

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呑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没西路阻絶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彦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

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盍因其舊而脩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脩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副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今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為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為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

年倒容軍春天漸為之可也朝廷是其説三年六月戊
戌乃詔黄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
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决要回復故道
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
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
向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
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
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

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
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令孝先等
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兾成功又預求免責
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
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
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
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吳宗愈則以虛費勞民
為憂存謂令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頼先帝

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黄河為阻況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晝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臣嘗聞孔子論為政曰先有

司令水官未嘗保明而先示決欲回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

若孝先之説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海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别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脩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戸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曽肇各三上疏轍大畧言黄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椿等物三十餘萬方

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吴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説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懐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

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

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黄河自小吴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

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
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
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
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
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肇之言曰數
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
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
河役止令脩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

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
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㑹百禄
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爲東流髙仰北流順下決不可
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
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
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髙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
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
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

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經歳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

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灑為二渠分泒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年正月癸未百禄等使回入對復言脩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

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已亥乃詔罷回河及脩減水河
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
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
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
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
百禄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
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
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

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元祐八年泛漲非常而大吴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濼有

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驚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濼界河之足限哉

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性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詔撥提舉脩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河為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

以為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謂北流可保無虞以為大河臥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為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為二股之策令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

河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為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脩利害孰為輕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葢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為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

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
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
矣然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功開河道進鋸牙
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
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
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
故道隄防壊決者第畧加脩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
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

一月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

漲水令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

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

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

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

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

撥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

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

流自是順快漾刷漸成港道見令已為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擗摋東流脩全鋸牙當邀遏增進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脩河司從之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

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至受患其役可緩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堤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脩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惻隱之恩二月己亥詔開脩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闊遠宜權罷脩河戊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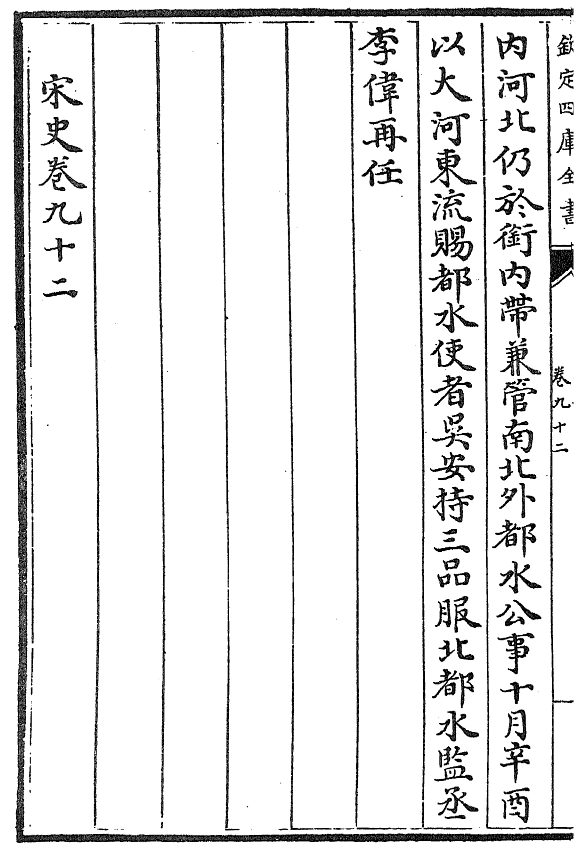
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邐迤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為名權罷脩黄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黄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

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為不便者此事是也黄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脩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脩貼北流堤岸罷吴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誑

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為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致斷絶即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九月中

丞蘇轍言脩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乞速罷脩河司及檢舉六年四月庚子敕竄責李偉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嘗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為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為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

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堤復脩宗城棄堤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閉闕村河門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令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



内河北仍於衙内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宋史卷九十二